



盡言集卷第十三

論鄧温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略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

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二或自藩邸春宮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傳之恩調護之効謂之攀附亦可也恭惟 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閣誕膺天命遽踐宸極中間温伯雖曾暫掌牋記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况温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此實有罪苟追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

取進止

第二

臣近嘗論奏鄧温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謹按温伯資稟姦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構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 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為確命詞則曰充嘉定議之公臣 太皇太后之立孫 神宗皇帝

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  
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  
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  
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乃於確制  
特爲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  
將徼幸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  
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苟迺誅竄已出大恩豈可  
塵污玉堂奉承密旨况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  
事中再曾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全臺兩省諫  
官並有論列 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

衆論沸騰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  
下之則公議所弃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  
子小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  
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 第三

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  
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  
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  
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  
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

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所臺諫論列乞寢成命今已累日未听俞旨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 陛下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

聞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最後論  
差除不當 陛下諭臣曰卿等須體

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

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輒布

烟榻上瀆天聰惟 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

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叟賦矇誦百工諫庶人

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

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

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  
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  
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  
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  
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  
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神宗皇帝考  
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  
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  
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  
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

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  
下維持綱紀完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修職  
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  
獲覩 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  
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  
臨御以來群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  
則四五言官而已 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  
如此臣若更以体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  
不以告於 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  
之消長中外之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昔唐

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遼絕上下之情常苦不通虛已招來猶或不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使懷姦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 陛下廣

魚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佳歟臣待罪諫垣曾乏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 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伯溫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聰止以

祖宗故事更爲 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觀 太祖以和嶮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嶮眸子眊然胷中

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  
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  
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  
於上致其番滯 真宗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  
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  
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日曾預  
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  
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  
為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  
輒發書歎息何者 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

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畏下之  
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有執  
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况玉堂  
禁近萬萬於此者乎 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  
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  
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嶠者固未見過惡之  
迹但觀其眸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  
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溫伯姦邪反覆皆有  
顯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晚附蔡確  
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非特和嶠之比

也但以暫掌箴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  
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 太祖雖愛  
和蒙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

陛下知溫伯之姦慝而實於論思之地

太宗 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 陛下未  
嘗出閣溫伯本非官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  
竊為 陛下惜之 陛下亦當為 祖宗惜之  
也况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  
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  
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粗合於公議豈至於

此紛紜伏望 陛下上体 三聖之心下為萬  
世之法因溫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  
不能浸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溫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  
未奉旨揮間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近日  
竊聞溫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  
何者 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  
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溫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  
知攘奪 太皇太后杜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

天履地者之所共疾况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  
豈敢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  
來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近日蘇頌  
是也今温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  
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  
再望清光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  
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  
陛下哀而聽之取進止

貼黃

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呂

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  
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結於群姦  
而已盖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  
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  
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温伯之  
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  
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  
陰謀願 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  
謂温伯曾掌晟記欲示恩禮即乞朝  
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 陛下所

以待温伯者不為厚而小人寢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賦施行

引疾乞宮觀事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尋在朝假將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滯兩足拘挛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効詢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目之官恐非賤臣養疾之地欲望睿慈垂察誠懇特除臣一宮觀差遣許任便居住異時苟遂康復朝廷別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

之賜惟 陛下哀憐早賜旨揮取進止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

准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降旨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戶曹文字竊慮役法內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為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兼權點檢戶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有痊復之期竊慮稽違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別

降旨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

右臣准閣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踈實為虛授而又向者屢會論列鄧溫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于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嬰疾病氣体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

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

右臣近嘗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在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賤誠輒干睿聽天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凌競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曾無善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春迄今論事不效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實累政体伏惟陛下黜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群臣不違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

奏所陳早罷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  
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  
舍人告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愚誠迫切屢瀆  
天聰盛德包含荐煩聖諭憂危自失啓處不遑  
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他技 陛下不次拔擢  
實于掖垣儒者之榮所宜拜命然臣固執鄙陋  
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臺諫論事必以邪  
正為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

亂之本臣論温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  
職固當罷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清  
議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  
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文達於政事者孰宜  
為之臣屬辭非工訥於應用記聞衰落不練舊  
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既有  
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追復誤恩檢會累奏事理除一  
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睿慈特垂  
矜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許彷徨躑躅方不自安又蒙兩宮遣使特降宣問錫以珍膳恩禮殊絕非疎賤之臣所宜當者中外傳播謹仰盛德臣非木石豈不體

陛下矜遇之隆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臣有不得已之血誠湏至干瀆天聽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蓋兩足拘攣不能步履竊自傷悼必為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復再中大汗幸而氣脉通徹遂能屈伸

踰月而兩膝無力杖乃能起日來自試率三二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未堪臣竊計之既備從官隔日朝謁自下馬以至後殿起居進退徑趨本局往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苶無由勉強本欲請一小郡順養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親年高素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露心腹投誠歸上則犬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

不避誅夷再陳旒冕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未  
嘗避事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  
臣上供親養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  
廷別有差使斷不敢辭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  
震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  
遣伏奉聖旨令閣門差人齎告就賜仍故謝候  
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靡寒而慄伏念  
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

陛下寵眷言踞古昔所無宜即奉承以就聖朝  
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則又  
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體貌大臣  
者顧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  
聞管仲必辭上卿之饗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蓋  
所以別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冊具存  
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体自有典常豈茲  
愚臣可冒殊禮而况端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  
陛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  
嫌稽慢有誅重使賤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

亡狀已媿曠官久病氣衰艱於步履自度疲萃  
卒未全安詞掖要繁必難強勉伏望 陛下曲  
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  
一宮官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  
前降旨揮者宸睠優隆固宜祇受私誠迫切尚  
敢煩言輒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  
謂上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 陛下之待臣者至矣

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節  
礪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為天下清議之所弃庶  
幾無負兩宮拔擢之恩尔臣論事亡狀方俟黜  
陟久病未痊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憂皇是  
以屢瀆天聰願寢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  
苦迫於恩禮勉強奉承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  
報上之節喪矣 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  
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  
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  
慢之重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 陛下擴天

地不報之德察大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  
累奏早降旨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  
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逐臣謹古人之戒報  
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款遽置  
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  
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  
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  
已行旋具辭免深恐愈成煩黷伏望

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便  
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  
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  
旨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旣塵天聽必  
見矜許豈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  
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睭  
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就第賜告特放  
陛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

強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辜義有  
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  
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  
俱覺艱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閑局  
願養歲月覬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  
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  
議輒冒誅殛再申悃悞惟 陛下全臣節於今  
日責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 一宮觀差遣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殞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

時馬室文閣待  
制樞密都承旨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崇福曾未數月復蒙召  
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僕拙愚暗未有  
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  
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  
言路不敢出位伏覩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  
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  
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繁國體義當  
盡規願 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  
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  
震駭伏惟 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

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 二聖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籍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

百三十七卷 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譴謫在外者作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諛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已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為行蠚螫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

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姦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群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止

盡言集卷第十三終

盡言集跋

先公宮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即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剡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荅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

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旣踰歲絢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畱飯諄誨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詔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

辭之如何太夫人喟然曰是朕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旣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畱婦及孫以養某當携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畱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尔從容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

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  
朝論議風節冰霜稟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  
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絢以行速  
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舍之坐  
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即  
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  
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  
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絢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  
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  
絢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公上即

祚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自  
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雋  
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  
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  
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  
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  
事繼至絢借畫日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  
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  
復惟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倣焉今至叔除守  
海陵復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

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諷訪審訂  
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  
核臯臯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  
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稽直枉絕阿私凡百有  
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  
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  
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  
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  
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  
也憶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面又

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  
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盖四十四年矣非特如  
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歸法方將盛行  
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  
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  
殿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  
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  
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

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

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  
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